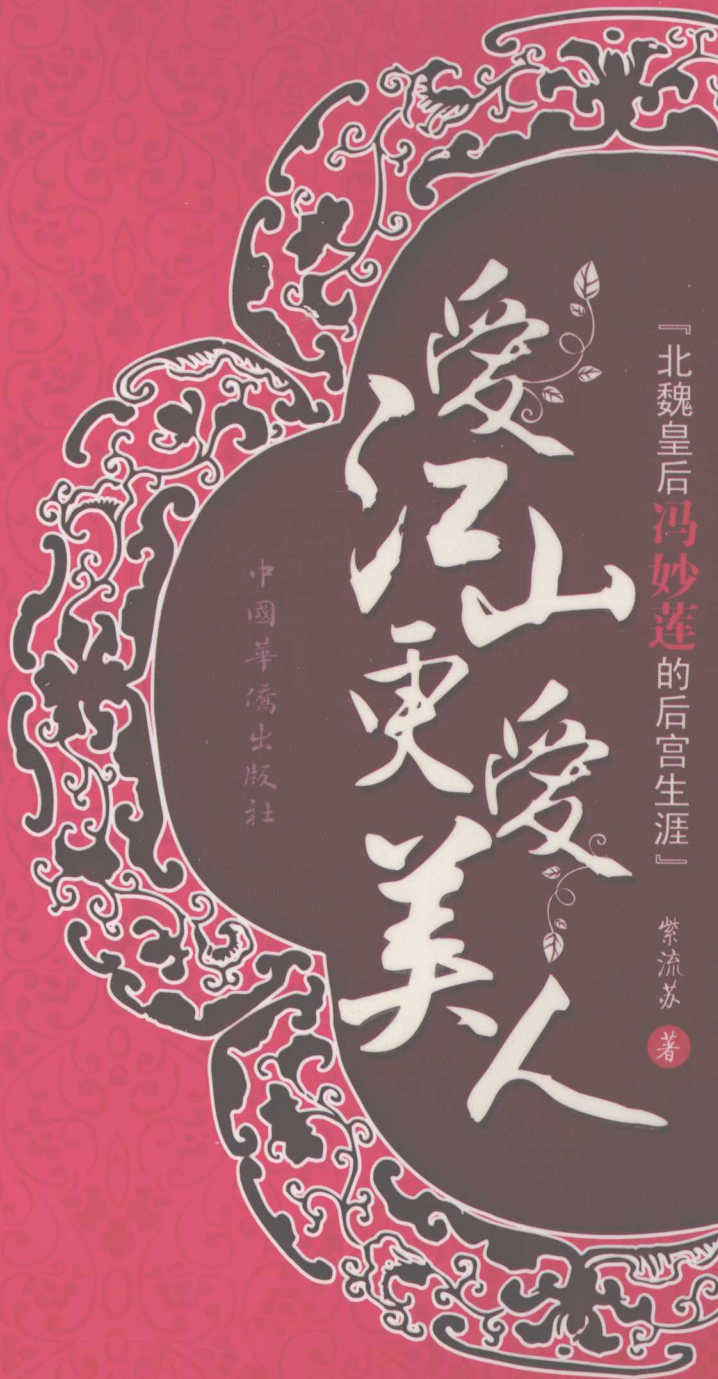




红袖
添香

www.hongxiu.com



爱江山更爱美人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『北魏皇后冯妙莲的后宫生涯』

紫流苏 著



源红
香袖

www.hongxiu.com

337653

爱江山更爱美人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『北魏皇后冯妙莲的后宫生涯』

紫流苏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江山更爱美人:北魏皇后冯妙莲的后宫生涯 / 紫流苏著. —北京:
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07.6

ISBN 978-7-80222-383-7

I. 爱... II. 紫... III. 冯妙莲 - 生平事迹 IV. K828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92450 号

●爱江山更爱美人——北魏皇后冯妙莲的后宫生涯

著 作 / 紫流苏

责任编辑 / 郭岭松

策 划 / 韩 彪

责任校对 / 雷一平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970 × 690 毫米 1 / 16 印张 / 18.5 字数 / 260 千字

印 刷 /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/ 1 - 5000 册

书 号 / ISBN 978-7-80222-383-7 / I · 27

定 价 / 23.8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:100029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6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作者简介

从小就喜欢阅读历史。尤其喜欢魏晋南北朝时的那一段故事。平生没有什么大乐趣。一杯咖啡，一本书就是一生向往的生活。喜欢别人喜欢自己的文字，喜欢别人理解自己的感觉。讨厌一切束缚自由、繁琐复杂的东西。相信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个与自己“执子之手与子偕老”的人。



责任编辑：郭岭松



序言

回忆起来，这是第一位我真正想写的历史人物。

初二时偶然读到了《孝文幽皇后传》。细细一想，从入宫、得宠、染病、出家，到再次进宫、姐妹反目、领养太子、封后，最终赐死、合葬，这大起大落的人生，已然使人惊叹，更何况，其中还伴随着迁都、汉化、废后、废太子、南伐。一个女子的坎坷与一个时代的动荡，这种卑微与浩森，带来了强烈的不安定感。于是，凝成一种无名的情绪，使我胸中勃勃而有块垒。试问孝文帝是何许人？史书上的寥寥数语，名门、庶出、跋扈、嫉妒、淫乱、巫蛊，便可以轻易抹煞这个女子曾有过的坚忍、挣扎、孤寂、良善与美好么？

我不敢说她曾是温良贤淑的女子，毕竟历史上未曾留下这样一面。我只是以我的私心，在文字中赋予这个湮没于历史的女子以我所期许的痴、嗔、悲、喜。我无意为历史翻案，只是描述了历史或人性的一种可能。人心里的美与丑，高贵与残忍，善良与邪恶，如此交织，我愿以哀矜的眼光去看待。

真正动笔却已是2004年初，那时高二，于高三前夕中止。2005年8月中旬开始续写，但几章之后由于开学而再度中止。直到2006年1月，大一的寒假，才真正写下去。此为初稿，漏洞颇多。

虽然不能归为历史小说，然而我尽量使背景契合历史。这期间参考过《魏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汉魏六朝出土墓志》等资料，然而终究未曾做过周密详尽的考证。一方面固然自信于自己的历史功底，另一方面也是惰性作祟。王国维有一句词，“只应游戏在尘寰”，这小说，也是如此罢。

然而，不得不说的是，在持续三年的写作过程中，我得到了许许多多温暖而宽容的力量。在高三这一年，我曾收到不少朋友的邮件和短信，他们祝福我，鼓励我，并期待我高考之后回来能续写。在我读大学后，又一次中断写作，他们依然宽容地说：“你好好玩吧，玩够了再来写，我们等你。”我很感激陪伴我一路走来的朋友，以及默默关注我的朋友，感激他们对于一个平凡而任性的女孩所有过的一切宽容与爱护。这是我一直不能忘却的。

想来，唯有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，方不辜负我所得到的这一切吧。

紫流苏

2007.9.16

目 录

- 第 一 章 晓来一朵烟波上 / 1
- 第 二 章 一春梳洗不簪花 / 15
- 第 三 章 一片幽情冷处浓 / 27
- 第 四 章 荷叶成云路欲无 / 41
- 第 五 章 不胜清怨却飞来 / 53
- 第 六 章 愁心似醉兼如病 / 67
- 第 七 章 一时回首背西风 / 81
- 第 八 章 无人解爱萧条境 / 95
- 第 九 章 浮生憔悴清欢无 / 107
- 第 十 章 无情有恨何人见 / 119
- 第十一章 惆怅妆成君不见 / 133
- 第十二章 幽怨绵绵变参半 / 147
- 第十三章 不如前事不思量 / 161
- 第十四章 天将愁味酿多情 / 179
- 第十五章 一种蛾眉明月夜 / 193
- 第十六章 何事秋风悲画扇 / 207
- 第十七章 犹是有情无思时 / 221
- 第十八章 半生已分孤眠过 / 237
- 第十九章 寂寞空庭春欲晚 / 249
- 第二十章 一生弹指浑无语 / 269



1

第一章 | 晓来一朵烟波上

初见孝文帝拓跋宏，是太和八年的盛夏。

六月，我刚在洛阳官邸中度过十四岁生日。那时节，后庭碧水间已浮起了大片红红白白的荷花。日日盘桓于此，波光碎影里摇曳着的影子，亦是窈窕而沉静的。

笙歌散后，父亲持着来自国都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的信札，缓缓言道：“下个月，我们就回平城。”

我心里并不十分明白，但家中却一天天地忙碌起来：打点车马、收拾行装……我这才清楚，我们是真的要离开洛阳了。

当初，姑妈以太皇太后的身份执掌朝政，父亲心不自安，请求外放为洛州刺史。洛州，就是洛阳的治所。

一晃六年。如今，几驾轻车再次将我们送回平城。倚在车中，娘悄悄地告诉我，太皇太后是想为皇上选妃……

弟弟冯凤忽然拍手笑道：“他选姐姐才好呢！”

童言无忌，我却忽然红了脸。心底也曾暗自思量：父亲冯熙任车骑大将军、洛州刺史，加侍中、太师等职，姑姑又是太皇太后，这一切也不是没有可能。

但嘴上却什么也不说。一路上惟其默默。倒是素来最疼我的父亲，好几次欲言又止。

一回平城就听说太皇太后和皇上将驾临冯府。这份殊荣令父亲又喜又忧。看我习字时，他忽然说：“下个月，皇上就要来了。”我心中一惊，不由得在手腕上使力，颤巍巍地勾起一个回锋，浓黑的墨慢慢渗了出来。父亲没有说其他的，我亦只是沉默。

但真到了那一天，心中却又惊惶起来。

小轩窗下，奏一曲《长门怨》。所谓哀怨，当时只向曲中寻觅。窗外有明媚的光影，直晃得人心不在焉。娘唤着我的乳名走进门来：“妙莲！妙莲！”声音里又是欢喜，又是焦急。

我以指腹扣住琴弦，在仓促的寂静中，娘看着我的眼睛说：“皇上已经来了。”一时之间，心中惶惶。但过了须臾，却从容说道：“不用急。有父亲陪着，总要谈些别的事儿。不到巳时，是不会叫我们去觐见的。”

娘怔了一下，终于吁了口气：“你有这样的心思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十四岁，镜里是一张素净而略带稚嫩的脸，心中却有千回百转的心思。只因我是汉人，又是庶出，纵是侯门绣户也掩盖不了凉薄的身世。娘是江南人，这一点已让鲜卑人不屑；何况她出身教坊，又不知受过多少委屈。我从小就明白，美貌之于女子的重要，亦深知，有许多事是身为女子无法决定但需要争取的，譬如地位，譬如尊严。

侍女翠羽递了胭脂过来，我只是轻轻地摇头。我知道素面朝天才是自己最美的姿容。

娘注视我片刻，忽然感慨道：“冯家的女儿，就数你最出挑了。”

我听了自然欢喜，心中却不免想起冯清来——三妹冯清，此时还只有十一岁。一想到她，必会同时想到她平板的脸庞、笨拙的身姿和木讷的言语，我向来是不屑一顾的。但我无法忽视，她是正室夫人——博陵长公主的女儿，带了一半皇族血统，在常人眼中，自然要比我高贵。我是庶出的长女，小我数月的二小姐冯滢亦是庶出。

但——那又何妨呢？我看到的只是镜中人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久久地望着，神思却恍惚起来，心中分明有事牵挂着，但很快就下了决心。我咬着嘴唇，低声说：“我要换汉装。”

对面的衣架上，却搭着一袭华美的鲜卑锦袍。水绿色的缎子，流转着幽暗的光。那亦是很精致的袍子，我穿了很美。但，冯清也会这么穿的，鲜卑的姑娘都会这么穿……做母亲的早已明白女儿的心思，有意却似无意地接口：“外边都说皇上思慕汉文化。听你父亲说，皇上已诏令廷臣考求汉族官员的服饰……”

我知道当今皇帝名叫拓跋宏，亦曾听父亲提起过，说他虽为鲜卑君王却钟情汉学。那么，他有什么理由不喜欢汉装女子呢？我深知，这一面足以改变一生。若不能以汉装吸引他的注意，我将成为众人的笑柄……然而，脚踏复脚踏，我情愿赌这一次。

着一袭对襟式样的淡粉衫子，罩一件玉色烟萝的轻纱“半袖”，系一条盈盈袅娜的青碧罗裙，挽一个风流别致的飞云髻，拈一枚烂漫明丽的翠花钿。菱花镜里的眼角眉梢仿佛平添了一段妩媚，先惊了自己的心。心思转了几下，觉得淡淡的神情最是相宜。安知这一瞬间的念头，就是一辈子啊！

巳时，果然是巳时。我从碧水之畔缓缓而过。平城地寒，六月池中不见荷花，只有雕栏玉砌，起自芳池，亦有晏晏言笑，隔了水声不断传来。

冯清最小，但觐见时却以她为先。只因她是嫡出！我心中想着，唇边便有了一线浅浅的弧度。那笑，也是冷涩的。

冯清以正统的鲜卑装束见驾。宝蓝色的小袖长袍配鹿皮短靴，梳了清简的分头，额上束一圈璎珞，有长短不一的玲珑珠串从耳际丝丝缕缕地垂下。五官虽无惊人之处，但相貌恬淡的她自有端庄大方的美。行礼毕，平视天下至尊，稚气未脱的脸上竟不现丝毫波澜。

拓跋宏因辈分的缘故站起来还礼。冯清亦不惊慌，垂手敛容，再次下拜，肃然道：“不敢。”意料之外的庄容，使拓跋宏微笑颌首。

他是端庄沉默的年轻男子，正紫色的翻领窄袖锦袍，衬着他雍容的气度；金缕合欢帽下，覆着他深邃的眉眼……虽看得不甚分明，但心中却微微一颤。原来是这样一个人！一瞬间又是惊喜，又是迷惘。

“妙莲。”那一声，是父亲慈爱的低唤。我一惊，终于回过神，将那份婷婷袅袅的柔媚掺入到落落大方的步履间，款款上前。周围的寂静，不曾留意，只感觉那一束陌生的目光，有着灼灼的温度。

款款施礼，用轻柔微颤的声音道出一句：“妙莲拜见太皇太后、皇上。”

面前的拓跋宏缓缓起身。我仰起脸，一瞬间看清了他五官的轮廓——饱满丰润的额，棱角分明的颧……说不上好看，亦不能说不好看，扑面而来的只是年少果敢的英锐之气，那偏偏是无关相貌的。

我们相距，不过三尺。他以汉人的礼仪——左手在前，握住右手，向前平推，以近乎庄重的神情，向我欠身还礼。我顿时怔住，一瞬间的欢喜，却又觉得身在梦中。于是，身不由己——双手扶着左膀，以同样庄重的神情欠身致意——这是汉人的“衿衽之礼”。

他终于启齿：“你叫妙莲？”

“是。”我含笑承接他的目光，“百花之中，莲花虽不是艳压群芳，却最是冰清玉洁。我恰好生在这个季节。”

“好名字。”他的声音有微笑的意味，目光中亦蒙上淡淡的温柔，“人如其名。”

我低了头，几分羞涩顿时化作双颊的飞霞。心中的欢喜，却连自己都无暇细品，只是抿齿偷笑。

“这是常姬的女儿妙莲么？”我闻声一惊，目光顺着削细的肩缓缓流转，高髻、宽额、凤眼、隆鼻，那是我的姑妈，北魏的太皇太后。

“多年不见，出落得越发标致了。”她蔼然招手，“来，到我这边来。”

执了我的手，拉我在身边绣墩上坐下，她问我可曾读书识字，可会针线女红……我一一回答，长睫轻扇，感觉到拓跋宏的目光明澈而专注，我却是目不斜视。

“噯。”太皇太后应着，声音却是远远的。我举目看她，那肃穆的面容下也藏着明艳的美，神情却是怔忡的。她轻声说：“我如你这般大时，也这样靠着我的姑姑……”

四周瞬时静了。她的姑姑，亦是我的姑祖母，曾经的北燕公主……父亲曾告诉我，姑祖母是作为和亲公主嫁给北魏太武帝的，虽以左昭仪的身份终老平城，却依然不能阻止北燕的灭亡；姑姑幼年没于魏宫，是由姑祖母抚养成人的……然而，那毕竟已是很久远的事了。

“三十年过去了……”太皇太后望着我，迷惘而哀伤。我忽然转过一个念头，脱口而出：“姑姑，伤心也是徒然，让妙莲为您奏一曲如何？”

“你会弹琴么？”她的双眉微微一挑，是诧异而欣慰的神情。我笑道：“弹得并不好。”这样的谦虚，是虚伪，亦是矜持。最终是在拓跋宏期许的目光中坐到琴几前，心中却微微欢喜。

先试着拨了拨弦，珠圆玉润的琴音脆生生地跃出朱弦，他的目光亦淡淡拂来，漆黑的眸子里藏着若有若无的笑意。我沉吟着，凝神屏气，随即素手一拂，指尖便流泻出一段行云流水的古曲。我于此颇为自负，鲜卑贵族人家的姑娘是不屑学琴的，殊不知，这深曲古朴的琴，方是人间的金科玉律。

袅袅余音似绝未绝，众人寂寂，惟有拓跋宏吟出一句诗来：“援琴鸣弦发清商，短歌微吟不能长。”恍若叹息。

我仍然低着头，目光却轻盈地向上一挑，心中半是得意，半是欢喜。宿命的凉薄，当时是浑然无觉的。

2

太和八年六月，我和冯滢同时入官。

离家那日，冯滢哭了个肝肠寸断，我却无泪，朱门玉户中立着的人影，依然默默。年过五旬的父亲出来相送，微露倦意的目光中，没有喜，亦没有悲，只是谆谆告诫，从容和顺。我的千言万语，亦只是深深一稽首。

冯清端直地走来，嗓音犹带童稚，道别声里却是一成不变的疏离：“请两位姐姐善自珍重。”仅此一语，我亦只是微笑。

惟独娘没有来送我。但我深知，她此刻必是悲伤欲绝，牵肠挂肚。然而，她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表露出一丝一毫的留恋与不舍的。我的好强和倔强，一如母亲。或许，于我们母女而言，这已是最好的机遇了。扶着车帷再度回首，我终于还是决然地转过身，心中不禁惻然，但终究没有落泪。

车声辘辘，向着未知的方向一路驶去。街市的喧嚣渐渐被抛在身后，越往前，越觉得天地格外安静，踏在砖上的马蹄声，清晰得历历可数。

北魏皇城，傍着巍巍青山而立，虽然古拙，却有一种夺人的气势。

帘帟微动，光线透进车内的一瞬间，飞阁流丹的斑斓色彩从眼前匆匆掠过。不及细看，亦不及回神，那帘帟却又轻轻地落回原处。恍惚了片刻，我发现自己仍然坐在黑暗中，前路茫茫，却看不见。

冯滢幽幽地叹了一口气：“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。”我蓦然心惊，冯滢温婉贞静，人亦生得美，那么多年，只当她柔弱无骨，却不知她亦有此深叹。我握住她的手，心中暗道，锦上添花，不仅仅是锦上添花罢！

心中横亘着一些人和事，那是我从记事起就断断续续地从目见耳闻中拼凑出来的。

冯家本是北燕皇族，祖父冯朗因嫡庶之争而出走北魏，任秦、雍二州刺史，后来获罪被杀。姑姑就此没于魏宫，十四岁时被文成帝拓跋濬立为皇后。和平六年，文成帝驾崩，由姑姑辅佐时年十二岁的献文帝拓跋弘。延兴元年，献文帝让位给五岁的太子拓跋宏，延兴六年，太上皇驾崩，姑姑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再次临朝称制，直到如今。

我父亲封昌黎王，娶了文成帝的妹妹——博陵长公主，公主早逝，遗下二子一女：冯诞、冯脩和冯清。

大哥冯诞刚娶了拓跋宏的妹妹乐安长公主，拜侍中、征西大将军，封南平王。他和拓跋宏同年，从小就住在官中，陪皇帝读书打猎，亲如手足。二

哥冯脩拜尚书、侍中、征北大将军，封东平公。三哥冯聿是庶出，位居黄门郎，封信都伯。只有我的胞弟冯凤，才十一岁，尚未封侯。

然而，说到底，这赫赫权势也只维系于一个女子。我忽然感悟到权势的无常与空虚：十八岁的皇帝终究会亲政的。

第二次见到拓跋宏，我心中有淡淡的羞涩和欢喜。盈盈一笑，仍以衿衽之礼见驾，起身时，已是“贵人”身份。

我心中只感慨世事殊异。耳边蓦然滑过博陵长公主昔日的话：“出身低贱的汉人只配做家奴。”她说的是我母亲，我心中却有深深的恨。如今，随拓跋宏穿过琼楼玉宇，宫女们齐刷刷地跪了一地，齐声道：“给皇上、冯贵人请安。”深幽的殿堂里漾着缕缕不绝的回音。我心中茫然，却又清晰地感受到一份前所未有的庄重和畅意。

长清宫的明烛华灯之下，我安静地坐在莲花墩上，双手交叠，置于膝上，含笑望着近在咫尺的拓跋宏。都说皇上钟情汉学，我曾盼着相见，如今却是恍若梦中。拓跋宏并不似我先前所想的那样，他少年而老成，颇有几分萧肃之气，但开口却是从容和婉，甚至没有自称“朕”或“寡人”。偶尔，亦会现出如我这般孩子气的笑容，不停歇地问：你何时学的琴？可曾识得汉字？能不能说汉语？……

我细细地告诉他：琴是母亲一手传授的。父亲原是汉人，我从小就学了中原正音，因母亲是江南人，又学了一口吴侬软语……这等于也告诉了他，我是庶出，而我母亲的出身并不体面。

“那么，你是汉人？”他忽然问了这样一句。

我黯然，有片刻的迟疑，随即，却螭首轻扬，微带几分自矜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是的，臣妾是汉人。”

他并不明白我心中的微澜，只是微带诧异地笑道：“你是汉人……难怪，当时就觉得你不像鲜卑姑娘！”这一语让我惴惴，不及分辨是褒还是贬，他又很快接下去说：“太皇太后是汉人，你的父亲是汉人，李冲、李彪、高闾……他们都是汉人，你也是汉人！”

话中的一串名字，我并不熟悉。但见他目光清亮，似有惊喜，那一定是他赏识的人罢。我便认真地回想那几个名字：李冲、李彪、高闾……我是如此心思细腻的人，这亦是娘的身教。

拓跋宏笑道：“近年来，大魏与南朝频繁通使，正是为了学习汉人的典章制度。今年六月，朝廷开始班禄，亦是仿效了汉人之法。”他本是随口一说，我却郑重地接口：“皇上圣明，方能因循宪章旧典，变法改度。”拓跋宏诧异

道：“你也知道班禄么？”

年来，为班禄之事，朝野上下已闹得沸沸扬扬。我刚回平城，亦有所闻。北魏官吏原是没有俸禄的，由他们自行搜刮，巧取豪夺，因而吏治败坏。一旦实行班禄制，朝廷亦必严惩贪污，无形之中便折损了权贵的利益。我深知其中利害，但涉及到政治，出言却不得不谨慎：“臣妾养在深闺，不过略有耳闻罢了。”顿了顿，又和婉地将话头牵引到经书上：“曾见《周礼》中有食禄之典，二汉亦有受俸之秩。”

“妙莲！”拓跋宏忽然唤起我的小名。他的声音，一如他的目光，华丽深邃而又带着欣欣然的喜气：“你一定读了很多汉书，是不是？”他以灼灼的目光期待我的回答。

“小时候，几个哥哥都在官中与皇上伴读，父亲便亲自教我们姐妹念书。念的是汉书，说的是汉话，妹妹们并不感兴趣，惟有我，万分欢喜。读了诸子百家，又读了历代诗赋……”我娓娓地说着，想起在书房里与父亲纵谈今古的辰光，那份豪情惬意是无人能懂的。那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是他最疼惜的女儿。想着，不禁悠悠一叹。

拓跋宏缓缓地接下去：“妙莲，我小时候亦如你这般。太皇太后要求我们兄弟读汉书、习汉字，我比我的弟弟们都学得刻苦。因为钟情于此，多年下来，不曾有片刻懈怠。”

他的眉间，忽然有一种认真而决绝的神情。我心中一动，笑得真纯无邪，壮着胆问道：“那么，臣妾以后和皇上说汉语，行吗？”心中一面想，即使他碍于祖制不能同意，心中必是欢喜的罢。

然而，他竟毫不犹豫地应承了：“好！一言为定！”他站起身，故做郑重地向我作揖，以汉语道出：“中原雅音，望师傅指点！”

我伸手去扶，扯着他的袖子忍俊不禁，一瞬间，忘了他是君王。待到长夜将阑时，我起身，与他共剪西窗下那一对烨烨明烛。他默默无语，俯身投下一片温柔的阴影。一刹那，我心中怔忡，什么也不想，只安心地认为：他真是喜欢我的。

入宫第二日，我着一身水红色的小袖锦袍，翠羽为我调脂匀粉，拓跋宏倚着厚重的帘帷笑道：“汉装才衬你。”

我皱眉抱怨道：“我最不喜欢鲜卑的小袖衣和分头了！”这话虽有些放肆，但微笑却是无邪的。他自然不会介意，只是微笑道：“你真的很喜欢汉装么？”

我颌首，微带憾意地说：“但官中不比家中，臣妾不敢恣意妄为。”

他默想片刻，忽然沉吟道：“那么，朕许你在官中着汉装。”

我闻言一惊，反而踟躇起来。他笑道：“还不谢恩？”我犹且迟疑：“太皇太后……”甫一出口，便察觉到他的面色已微微一变，我心中顿时后悔，不该拂了他君王的威严。但微笑亦很快漫上了眼角，随即盈盈下拜谢恩。

于是，绫罗绸缎细细剪裁，轻盈的衫，端丽的襦，精致的袄，曳地的折裯裙，亦有盛行于秦汉而至今未衰的曲裾深衣。宫人们争相来看，满心艳羡。太皇太后见了，亦赞不绝口。

无人处，拓跋宏忽然含笑道：“日后变法改度，需正中原衣冠。”

轻轻巧巧的一句话，言者无心，听者却有意。变法改度！从今年六月的班禄开始，皇帝的言行总是隐隐约约地透露出变革的趋向。我略一思忖，壮着胆接口：“既要革新，何不从衣冠始？”微笑仍是略带稚气的，但目光却认真地凝视着他。

拓跋宏先是一惊，随即笑了起来：“你不懂的！”他这样说，我亦不争辩，只是有些执拗地望着他。他默想片刻，又缓缓道：“或许——这是个好法子。”

我无法再说什么。但凡涉及朝政，蜻蜓点水是最好的姿态。娘并没有教我，但我懂得这个分寸。

然而，霓裳羽衣穿在身，却蓦然想起了年幼时的种种。

娘是温婉明秀的江南女子，即使碍于身份，不得不穿呆板沉闷的鲜卑袍子，她也依然是其中鹤立鸡群的一个。她喜欢以汉家装束来打扮我，教我音律、歌舞，又让我说汉语，习汉字。博陵长公主见了，每每训斥、鄙薄。她是我的嫡母，自诩尊贵，看不起母亲的出身，亦不能容忍她的得宠，甚至连我穿汉装的权利也要一并剥夺……

我平日里并不常见公主，但每逢年节，她端庄冷漠的神情，以及唇边若隐若现的轻笑，却是我无法逃避的。其实，她从未疾言厉色地呵斥过我，但那阴恻恻的只言片语，却足以使我铭记羞辱。我一直是恨她的，尽管我是那样温顺的女孩子。

如今，我进了宫，一袭汉装，明艳张扬的裙裾迤逦于身后，可惜她看不见。

她很早就病逝了。死在平城，是太上皇献文帝驾崩的那一年，当今天子还只有十一岁。

公主病重时，娘曾带我去探病。重重幔帐，一层层地卷起，我赫然看见一张瘦得不成人形的脸，那双晦暗昏浊的眼睛，却依旧是冰冷的。

“哇”的一声，我忽然哭了出来，娘慌忙来掩我的口。然而迟了。公主艰难地仰起身子，颤抖的手指和憎恶的目光，骤然指向我。我哭得更大声了。

在我的哭声中，公主怒道：“带她出去！”声音却是无奈的，懵懂的我忽然有一种报复的快感。

几日后，博陵长公主去世了。灵堂里一片哭声，惟独我，没有畏惧，亦没有泪水。我甚至想：以后再没有人能为难我们母女了。那时虽小，却清楚地知道，我的母亲是最得宠的。

冯滢哭得很伤心。我问她，为什么要哭？她的脸上挂着泪水，吃惊地望着我。我却冷冷地笑了——冷笑的时候，我仿佛骤然长大了几岁。

我从小便是如此。世情的冷暖，很小就懂得了。

3

进了宫，即便在这样天真悠游的年岁里，又有煊赫的家世可倚仗，我依然不敢有丝毫疏忽。

拓跋宏确实待我很好。他容许我随意进出他的书房，翻看堆在案头的《论语》、《尚书》；容许我故意将他看到一半的书翻乱；容许我任意批评他每日必练的汉字；容许我在对弈时屡屡悔棋……我知道，我的机敏、聪慧，甚至带着孩子气的任性，在他眼中，都是可怜可爱的。但，我们之间的距离，终究难言。作为太皇太后的侄女，中宫之位应是指日可待的——即便不是我，也必是冯家女子。拓跋宏尚未亲政，事事都须请示太皇太后。姑妈是做得了这个主的。这层关系，多少有些微妙。即便燕婉情好，亦跨不过那道沧海。

每次侍宴，我总是事先叮嘱翠羽：“你替我留意着，皇上在每个菜里伸了几筷子……”费这番周折，不过是想知道他最爱的菜式。拓跋宏力求节俭，几乎没有特别爱好的吃食。或许有，但他并不过分表现出来，怕官人投其所好，铺张浪费。

然而，他有他的顾虑，我亦有我的心思。

翠羽向我禀报了一月有余。我用心记下，细心一比较，心中已经有数了，即刻传话给母亲：寻一个江南制鹅掌的方子来。

娘翌日便托人递了方子进来。我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，但心思机敏，试了几次便深知其中要领。心中有了期许，便甘愿让冷水冻了抚琴握笔的手，让油气污了素白明艳的衣。为博君王一顾，委屈亦不曾觉得。

寻一个机会，他有闲，亦有心情。我陪他进膳，端庄地站在他的身侧，从官女手中依次接过菜，娇声软语道：“皇上尝尝，这品三丝炖燕窝，红的是